

穿过书林

愿为一书虫

范伟锋 / 文

近几年，我忽地空闲起来。时间有了，心就更有着落了。于是，我把读书当成填充时间的最大馅料。我读书有个习惯，读后要将书名、作者等记下。经过粗略统计，有四百余本，相当于三四天一本。所以每问及时间去哪儿了？答案毋庸置疑。

我家祖上世代为农，家无藏书一本。所幸外公在银行上班，回家时会带一些小书。我到外公家发现居然世界上有这么好看的书，一下子痴迷上了。每次我翻箱倒柜，总要带走几本。自此，打开了我的阅读之门。

初中离我家有六七里山路，学校依然简陋。尽管功课门类多了，但学校还是没有专门的图书室。一些老师比较年轻，偶尔给我们拿一些课外书，如高尔基、保尔·柯察金、歌德、吴承恩、施耐庵等的著作。我还从一些家庭条件相对富裕的同学手里借到金庸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。读后，对里面的情节迷恋不已，对乔峰、楚昭南等大为敬佩，下课老喊“屠龙刀、广陵剑”，手中自然配以各种比划动作。我最爱的是古诗词。读陆游“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”时，一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激情油然而生。月光洒进房间，默诵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，温柔恰似缓步走来。或许当时理解不了何以会“成三人”？但对美的渴望已然悄悄种在我幼小的心里。

告别大山，我到外地读中等师范学校。校园变大了，同学变多了，我的胆子变小了。我操着蹩脚的普通话与人攀谈，引来阵阵哄笑，我只得落荒而逃入学校的图书馆。图书馆不大，于我而言却是最好的地方，陪我走过了三年。课余闲暇，我成了这里常客。很多次，熄灯的铃声响起，我还不愿起身离去，直到老师多次提醒方罢。

毕业后，我在下一所小学教书，人生地不熟。每天教室寝室两点一线，时间久了，我觉得必须读书。我把自己关在尚透风的寝室里。夜深了，四周一片漆黑与寂静，惟有我沙沙的翻页声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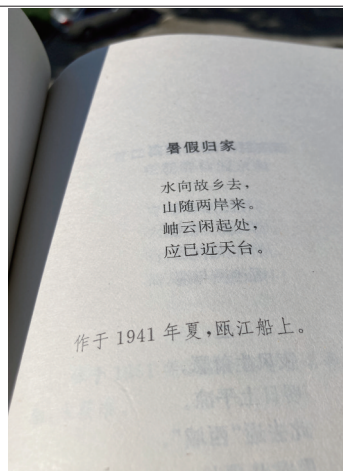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我大胆报了好几处公开选调，成绩都名列前茅，单位也换了一个又一个。每次离开一个地方，我带的最多的是书。我静下心来总结往昔，应该感谢书，是它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坐标，让别人看到了我的价值。

时光向前，岁月易老，转眼人到中年。我遍尝生活况味，经常拖着疲惫掩衣而睡。我的视力越来越差，看一会儿手机就会痛。我有两个孩子，抚育的重任压垮了我的时间。更主要的是我失去了当年那股在雪地上奔向学校，在风雨中独自骑车前行的勇气。

某段时间，我遍转以前学习、工作过的地方，发现小学、初中早已荒废，中师已经转给当地一所学校，工作第一站的小学宿舍也拆除了。看着这些熟悉的地方，我禁不住感慨万千。虽然都变了模样，但无论如何我是忘不了曾经的努力，包括那些阅读时光。再想想假如过若干年，回首现在，这些颓废又算什么呢？我又拾起久违的书，一切还是那么熟悉，充满墨香。我的眼不痛了，心也沉淀了，外面的喧嚣也不见了，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的美好滋味再次尝到。

也许少年读书为前途，青年读书为打拼，中年读书更多是一份淡定。我喜欢这样的日子，捧杯茶、看本书，顺便写个小作文。漫步书里，我陶醉于迟子建的雪乡，追捧汪曾祺的朴实，沉湎川端康成的忧伤，仿若走在静静的瓦尔登湖边。坐看到午夜时分，茶冷了，书还热，窗外月色依然。

我五大三连，上百斤的东西挑不动。十指秀长，连灯泡都不会换。出门在外，方向感全无。有时，填表格上“兴趣特长”栏，我往往会上半天，最后填上：读书写作。我环看全身，真就这一点小臭美，还可值得自己偷着乐。一次，一家人聚在一起，母亲说我小时候像虫子一样趴在地上看书。母亲读书不多，无法讲出像苏东坡“惟愿孩儿愚且鲁”的话，但我知道她话中的内里意思。我想自己成了飞将军，也不是玉树临风的书生，那就如母亲所愿做一只笨拙的书虫到老吧。



所有诗人，一生都在怀念故乡。这是少年时拼命想逃离，晚年最想回归的地方。

天台此地是吾乡

——读《高汉诗选》

赵宗彪 / 文



别亲切。一个山区的青年，为什么愿意走出大山奔向城市？他在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地下工作时是什么心情？含冤入狱时又在思考什么？为什么到暮年时，却将所有的深情寄托于家乡？这一切，都可以从这一本作者精选的诗中找到答案或者蛛丝马迹。如诗人夫人吴青所言，高汉的所有作品，最精美、最激情、最感人的，就是诗。

感谢我们的先辈们，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古体诗，并让这一形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古体诗是五四以来，在文学、艺术、宗教、哲学诸领域中，唯一没有被完全同化、尚存其本来意义的记录形式。也幸亏这种形式的存在，它得以保留了许多其他文体已不能、不敢保留的内容。

诗真实地记录高汉先生一生大体的生活轨迹，可以称之为诗史。他的诗作，让我们突破记忆的封锁，部分地还原历史的真相。上世纪四十年代从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转身为激进革命者，他的人生经历和工作纪律不允许他过多表达自己的情绪。诗人是高汉先生的本色。在诗中，他总会不自觉地留下感情的痕迹。书中最早的诗作是写于1941年夏天在江船上的一首《暑假归家》：“水向故乡去，山随两岸来。袖云闲起处，应已近天台。”

1949年10月以前的诗，仅此一首。相信北大地下工作期间的诗歌，如果有朝一日能得以补齐，一定非常精彩。后来的下农村改造，入狱、平反、游历，欣喜与愤怒，高昂与无奈，诗人都一一以诗记录，让我们看到诗人一颗如火焰般燃烧的不屈灵魂。

诗言志，更多的是记录下诗人的情感。诗亦因此而有入于罪的功能。他获罪入狱的诗是1966年《送母还乡》：“白发稀疏腿脚僵，高龄襁褓被还乡。一身百病今何托，黄叶西风向夕阳。”1971年，四年审查无结论，诗人只有《问天》：“入门青鬓出门霜，血汗廿年扫地光！请问公平谁解说？老天无语泪茫茫。”他在狱中最念念不忘的是亲人和三个孩子。《无题》：“十梦九秋儿，大都学步时。可怜久无父，忧思几人知？”1975年，出狱后返乡，亦是离乡二十七年后《重返故乡》：“少年负笈游燕赵，老大思归别首都。借得秋光同一路，横穿巴楚到三吴。赤城霞蔚红颜日，隋寺疮痍佛像屠。为有无形高帽在，遮颜俯首过通途。”

人是一个复杂的整体。我们常常将历史人物作某一格式的定位，那是因为他们与他们相隔太遥远所致，模糊了鲜明的细节，只留下一个轮廓。我们从诗人的诗句中，看到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，奔放的感情，更多的是无奈和苦涩。

作为后辈同乡的我感受到，高汉先生的乡愁深挚而悠久。在《高汉诗选》中，以数量论，吟诵故乡的诗占比最多，与我的共鸣亦最大。1987年，高

汉从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任上离休，于是回乡的机会更多，佳作迭出。1989年的《别天台山》：“作别家山正落梅，晨风雨夜梦将归。可怜知己多零落，欲说相思寄与谁？”1990年的《过清溪》：“碧水桥头街路斜，依稀还是旧人家。几番缓步寻旧识，难见当年桃李花。”都是非常精彩的七言绝句。

所有诗人，一生都在怀念故乡。故乡是少年时拼命想逃离，晚年最想回归的地方。故乡是祖先停留的最后驿站，也是诗人重新出发的地方。高汉先生也不例外。他从小受母亲影响，即爱作诗，一直以诗纪行，以诗言志，亦因诗而罹祸。到晚年他才几次回返故乡，却写下了更多关于故乡的诗，并且常常在北京怀念故乡。对于高汉先生的儿子高山、高风、高观而言，天台只是一个文化上的故乡，但对诗人高汉，这里的一山一水，这里的故人、祖先坟冢，这里的方言与美食，都有着童年的记忆，有着亲情的牵挂，是一个永远忘不掉的地方。所以，即使身在京华，故乡依然让他魂牵梦萦。

诗人和战士，最后都要回归故乡。事实上，作为一个现代人，故乡的概念，已完全不同于以往。何况，我们现在的每一寸土地山河都属于国家。但若故乡没有了祖宅，所有的思乡，都只有一个空泛的精神概念了。高汉先生幸运地还有祖宅在，还有他的著作在，更有他精彩的诗在，他随时都可以回到故乡。

高汉先生今年已97岁高龄，现在北京安享晚年。诗无达诂，诗亦因此而丰盈。作为同乡晚辈，谨集《高汉诗选》中四句诗，以致敬老，并祝福他健康长寿：

天涯咫尺共门墙。(1969年《赠叶选宁》)
相思欲寄无鸟鹊。(1968年《无题》)
风雨翻江频入梦。(1966年《南望紫竹院》)
天台此地是吾家。(1993年《赤城远望二首》)

高处重要的位置，面对不可知的风险，必须拥有“跳下去”面对艰难险阻的勇气和毅力。小说中，钟良经受着去国万里的思念、单打独斗的无助、台前人后的角力、莫名万分的焦躁，更有险象环生的遭际。外交场上虽没有硝烟，却是个个不打折扣的战场。倘若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撑，没有怀着忠诚、使命、奉献的信念，是无法坚持下去并完成工作的。主人公自况：因为外交官这个特殊的职业，我已经锻炼成一个刀枪不入的人，可以承受所有的痛，吃得所有的苦，忍得所有的孤独和寂寞。“故国一去九万里，时光倒溯三百秋。海涯孤岛独自守，辛酸落寞无泪流。”这是钟良的内心独白，也是外交官们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。

书中描写、抒情、议论结合，作品所蕴含的意境早已跃出了纸面，淡淡的文字，淡淡的记述，平复里流淌着惊心动魄，静谧里蕴含着疾风暴雨。作者注重人物内心活动的刻画，透过各个事件处理的过程让读者感知那种沉重和紧张、拼搏和成功后的释然。文章没有故设疑窦的“技巧”，少有整牙借屈的字句，就如老朋友讲过往的故事，流水行云娓娓道来。外交场合，“生气不能真生气，要收放自如，拍桌子也不能乱拍，要拿捏得恰到好处”；“国与国之间的关系，说是两个国家间的关系，但

多年前，作者在德国偶遇一位天津留学生。交谈中，对方说，特别渴望吃到一碗母亲煮的面。那一刻，作者读到了“乡愁”两字的内涵，就像自己记忆中的街巷、古桥、山水、村落、人物……它们，成了他对故乡的念想，载着他厚重的挥之不去的乡愁。于是，他开始了一段寻找故乡、宣传故乡的历程。

在《梅梨巷寻旧》一文中，作者写道：“天井大多是石板铺地，内有水井，盆花，也有水槽，小巷深处，庭院深深。烧饭时分，一户的炊烟升起，另一户的炊烟也袅袅不绝。于是，锅碗瓢勺的交响乐开始在巷陌深处上演着，隔一个天井，也能听到炒菜声，闻到菜根香，还有一些高嗓门人家喊孩子吃饭或夫妻吵架之类的声音。小巷人家，没有秘密，只有实实在在的生活。”作者曾经就生活在这儿。这些文字，是藏于书中的人间烟火，它们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呈现并勾起人们对往昔岁月的回忆，

过于巴黎和会、万隆会议和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那次联大会议了。影视上看到的外交官们，代表着各自的国家，衣冠济济，温文尔雅，唇枪舌战，意味悠远，是令人向往的职业。但他们的日常工作，大众其实并不熟悉，让人充满好奇。

小说中的外交官钟良抛弃别子，被派往四季不分的南太平洋岛国——“吉多”，独自一人承担建馆等外交事宜。说吉多是穷乡僻壤绝不为过，外交官是乘坐着老旧的螺旋桨客机在惊惶惶恐中抵达的。当地人住的是草棚，就像国内农村瓜地里搭建的看瓜棚，一个顶，下面用木柱子撑着，没有墙壁，真的是“家住四壁”。即便少数条件好的，也只是住着有墙的草顶茅屋，使馆只能租用这样的茅屋。在这里，钟良一个人建起大使馆，亮出祖国的牌子，维护着国家的利益。随之而来的，少不了有妒忌、嘲笑、怨恨和人身袭击，甚至无来由的被摩托车撞伤……这样的遭遇，事实上外交人或多或少都会碰到，风险反而成就了这个职业。一次次的斗智斗勇，一场场的倾力搏杀，对于祖国交办的任务，钟良锚定目标，呕心沥血、不眠不休、穷尽一切办法去完成。

“蹦极”，起源于吉多当地的一种传统仪式，后发展为一项极限运动。作者用为书名，大概暗示着外交官站在

文的语言，构筑了一个南方乡土之城，给读者带来愉悦的阅读体验。

《品读黄岩》分为“永宁江源”“古村时光”“璀璨星空”“街巷寻踪”“九峰记忆”和“橘乡流韵”六个篇章，涉及黄岩的江河、古村、街巷、名山、名寺、名人、名果，串起一代代的乡愁，托起地域文化的万千气象。作者笔下，一座座书院、寺院、道观、宝塔，展示了儒释道文化的共生共存；一方方摩崖刻石，见证了代代又一代人的智慧；一座座亭台楼阁，融入了美学思想和生活情志；一条条飞泄的瀑布，流淌着自然山水的意蕴；一处处街巷，收藏了百姓的美好时光，成为一道道历史的风景。

故乡是什么？故乡是小时候屋顶升起的袅袅炊烟，是儿时开饭前母亲的声声呼唤……长大后，作者成为漂泊异乡的游子，最终又回归故乡。从“依稀记忆”到“近在眼前”的心路历程，使得历史的、现实的人和事，时常向他涌来。

高汉先生是台州著名乡贤，原名陈汉泉，知道他的大名，是二十多年前读到《高汉诗选》，但是，至今缘悭一面。七八年前，曾有一次陪古建筑专家去天台老城区探访，引导者指着一片正在整修的老宅说，这是高汉先生的祖居。只是周围改建较多，已看不出当年的精致模样了。从老宅的规模看，陈家当年是有钱人家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能上中学和大学。一个出身于有产阶级的人，怀揣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，年青时满腔热血，坚定地成了“异己者”，参加了一个以推翻自己所在阶级为职志的组织，目的是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。但在新世界建成之后，自己却又又被定为新世界的异己分子。待到平反昭雪出狱，已是人过中年，两鬓已霜。高汉的经历，是上个世纪相当一部分正直知识分子的人生缩影。

这位生于1926年的前辈，在故乡的时间，除了童年和少年的十几年，其他的都在北京等地生活和作品，后来即使回到故乡，也是作为一个客居者。短暂的逗留，但是，他对故乡的情感，并不会因此而减少。我最近又认真地欣赏了他的几本著作，《天台山文化丛谈》《高汉诗选》《帝王陵》《三话》，感受良多。一个人的著作，即是他精神世界的再现。有的人丰富如万里河山，有的人则精巧如苏州园林，有的人如一片沙漠只偶有绿洲点缀。虽然我与高汉先生未见一面，未接一语，但是，通读他的著作，如立鯢鱼之脊，骑大鹏之背，作南海北溟之游，俯瞰世间烟火，气象万千。对故乡天台山，他怀有特别的深情，对故乡的山水风物历史遗存，在《天台山文化丛谈》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。《帝王陵》中描述了历代帝王墓的葬，在传播知识的同时，对帝制专权的黑暗残忍，亦一一扒出，其思考深度，并不输于优秀的历史学教授。集诗话、联话、书话于一书的《三话》，是作者横溢的才华、满腔的热情、广博的知识的集大成。一个如此多才、博学而深情的人，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，无论做哪一行，都会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，可惜的是，他诞生的时代，国家并不安宁。他的童年和少年，多的是战乱与磨难。他的青年和中年，是自主选择理想的奋斗，只是美好的时光并不长久，各种政治运动的不断折腾，莫须有的各种多年审查，直至含冤入狱五年，完全失去自由。待他出狱之时，已是五十一岁的中年，鬓发生白，这才是他可以真正做事的时光，但是，距他的离休只有九年。对一个充满理想的人来说，这样的浪费生命确实有点残忍。

高汉先生的著作中，我最喜欢的，是作者七十大寿时自己选编的《高汉诗选》。这不仅因为高汉先生的诗有家学渊源，还因为他的蒙冤入狱，写诗亦是罪状之半。更是因为，作为一个诗人，他的诗，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，他的诗记录了他人生的重要经历，也记录了诗人的乡愁，读起来特

山高水远，无惧前路

——读外交官卢山《蹦极》

杨君斌 / 文

当初看到《蹦极》，想当然地以为是一本介绍极限运动的书，就把它晾在一旁。过了些时间，整理中又再次碰到它。随手拿起翻了翻，不想这一翻，就被书里的内容吸引住了——这是一部讲述外交故事的小说。作者卢山，原名杨优明，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官。

近代以来，中国外交弱势，这让我在国际关系中吃了不少的亏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外交事业也是举步维艰，幸好有一辈领导人的不懈努力，终于有了全新的面貌。就我这样的普通人，也知道我国“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”，至于对重大外交事件的记忆，莫



杨君斌 / 文

当初看到《蹦极》，想当然地以为是一本介绍极限运动的书，就把它晾在一旁。过了些时间，整理中又再次碰到它。随手拿起翻了翻，不想这一翻，就被书里的内容吸引住了——这是一部讲述外交故事的小说。作者卢山，原名杨优明，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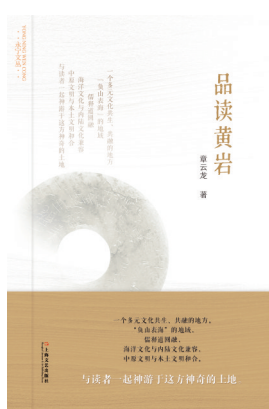
近代以来，中国外交弱势，这让我在国际关系中吃了不少的亏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外交事业也是举步维艰，幸好有一辈领导人的不懈努力，终于有了全新的面貌。就我这样的普通人，也知道我国“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”，至于对重大外交事件的记忆，莫

台州书局

纸上的乡愁

陈伟华 / 文

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其实，一方水土也滋养了一方文化。我市作家章云龙的散文随笔集《品读黄岩》，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作者以散



陈伟华 / 文

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其实，一方水土也滋养了一方文化。我市作家章云龙的散文随笔集《品读黄岩》，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作者以散